

神秘的金三角，盛产美丽的罂粟花，也盛产罪恶的毒品。  
在这里，有这样一群人，他们默默奉献着自己的青春、热血，甚至生命。  
他们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更没有爱情。  
他们只有一个信念，他们的名字叫——卧底。



# 危险 RELATION IN DANGER 关系

胡小媚 著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 危险 RELATION IN DANGER 关系



胡小媚 著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危险关系 / 胡小媚著. —长春: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09. 11

ISBN 978-7-5385-4173-1

I. 危… II. 胡…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2438 号

### 危险关系

---

策 划: 刘 刚

作 者: 胡小媚

责任编辑: 王天明 熊晓君

特约策划: 非 走

特约编辑: 冉华蓉

装帧设计: 嫁衣工舍

出版发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130021)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 1000mm 1/16

印 张: 19

字 数: 273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85-4173-1

定 价: 26.80 元

---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 第一章 不同寻常的开始·001
- 第二章 双面人·008
- 第三章 鸿门宴·019
- 第四章 迷宫·026
- 第五章 泼水节·031
- 第六章 温暖的背面·038
- 第七章 所不能理解的你·045
- 第八章 距离·051
- 第九章 镜子中的幻象·058
- 第十章 梭哈·065
- 第十一章 瞬间的真实·073
- 第十二章 蜜蜂的刺·080
- 第十三章 悬崖·086
- 第十四章 是或非·092
- 第十五章 越界·098
- 第十六章 无处可逃·104
- 第十七章 迷雾·112
- 第十八章 蝎子的尾巴·120

- 第十九章 毒药·130
- 第二十章 退一步·138
- 第二十一章 底线·145
- 第二十二章 一线之间·151
- 第二十三章 寂静岭·158
- 第二十四章 双刃·163
- 第二十五章 明修栈道·169
- 第二十六章 骗局·175
- 第二十七章 去路·184
- 第二十八章 偷天换日·192
- 第二十九章 偏锋·202
- 第三十章 双向选择·207
- 第三十一章 双重圈套·220
- 第三十二章 交换的价值·240
- 第三十三章 暗度陈仓·247
- 第三十四章 釜底抽薪·260
- 第三十五章 生死游戏·281
- 第三十六章 结局·293

星期六。连续上了四十八个小时班的邓初雨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闲时间可以支配。自从在清莱市立第一医院的急诊室工作以后，初雨几乎已经忘记了可以轻轻松松地逛街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她的手机永远是处于二十四小时开机状态。哪怕她刚刚下班坐了半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回到家，只要手机一响，医院通知她负责的病人情况有变，她就不得不立即赶回去，可能又是一场通宵的抢救。

几乎没有多少个人的时间。国外的急诊室和国内不同。这里就像是永远也不会停歇的战场。在这里工作所担负的责任和精神压力是同院其他科室的大夫所想象不到的。有的时候初雨真的觉得自己再也支撑不下去了。哪怕是让她去号称最累的妇产科，也比在急诊室要强得多。

她二十八岁，依然单身。身居国外与繁重的工作让她没有精力考虑个人问题，虽然家里催得很紧。独身的最大好处就是自由。不用考虑回家之后还要照顾一个四肢健全却什么也不做的大男人，不用考虑什么时候必须要收拾屋子什么时候必须要洗衣服刷碗。不想做饭就出门吃顿好的。孤独了还有一屋子的书陪她，全部看完估计要好几年之后。那全部是初雨的爸爸多年来的收藏。当她来到泰国求学的时候便也漂洋过海地被她带了过来。

这个周六如果不是家里的一些必须的生活用品已经耗尽，如果不是

这家超市离她家步行只需要五分钟，初雨也会待在家里睡觉，而不是跑来这里购物。基本上初雨没有多少闲逛的心情。疲惫的身体极度贪恋柔软的大床。初雨恨不得能够长有一双利爪，先把前面在排队的人扫荡一空，然后长有一双翅膀，结账完毕就抱着自己的东西急速飞回家。

排了十分钟的队，好不容易到了收银台前。初雨用力提起购物篮往收银台的货物架上一放，卖场里就突然传来一声沉闷巨响。收银台前方正对着的一长排巨大的落地玻璃窗如同电影特技般顷刻间炸裂开来，无数细碎的玻璃碴如同下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冰暴雨，瞬间席卷了整个卖场三楼。

初雨呆呆地站在那里，首当其冲。她只觉得劲风扑面，爆炸的声音震耳欲聋，让人几乎丧失了听觉，视野里无数碎冰般的玻璃却奇怪地，慢动作一般地向她袭来，她甚至能够看清楚碎玻璃尖恐怖的，闪着寒光的刃尖。

初雨正手足无措间，突然从侧方传来一股巨大的力量，有人护着她的头，拥着她的身体一滚，动作迅捷地将她摺倒在地。所有的这一切几乎都在同一秒内发生，那声巨响消失之后，所有的人都呆住了，卖场里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寂静时间，唯有零星的玻璃掉落声依然不绝于耳。

“走！”

耳边传来一个低沉的男声。初雨抬头，迎面看见一双如同猎豹般深沉的眼睛。惊鸿一瞥，深深烙印在她的眼底。便这个男人就如同某种充满野性的兽，骤然出现在平和的世间，让人无法忽视危险的存在。

男人放开了她，微微一错身，从收费通道的间隙一闪而过。卖场里最初的死寂之后突然爆发出阵阵惊呼声，被爆炸所惊吓到的人们从地上爬起，争先恐后地拥向安全出口。初雨跌跌撞撞地爬起来，视线依然下意识地追寻着方才那个男人的背影。此刻他已经矫健地穿梭到惊恐的人流中，转瞬间消失不见。

初雨大腿一阵剧痛，惊慌逃命的人群因为恐惧完全失了秩序，一窝蜂地拥向并不算开阔的出口。彼此推搡中初雨被不知道什么东西撞伤。她咬牙揉了揉腿侧再也顾不上其他，也随着人流拥向安全出口。

可惜方才一个呆愣的时间加上大腿受伤，让她落在了人群的最后面。跑了没几步，手腕一紧，一股巨大的冲击力拉得她原地转了个圈摔倒在地，紧跟着一个冰凉的东西就抵上了她的太阳穴，头顶传来一个阴沉的声音：“不想死就不要乱动！”

身旁传来阵阵惊呼，初雨抬头，卖场里一片混乱，许多手持枪械的男人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片刻之间便抓了不少人质，逼着他们如同她一般地蹲在地上。抓着初雨的男人皱着眉头看着眼前混乱的场面，突然向着天空鸣枪示警。空旷的卖场里这一声巨响格外震撼，人群越加地惊慌。很快，除了一些在门口被踩踏成重伤没有逃脱的人，卖场里便只剩下持枪的男人与人质。

卖场已经粉碎的玻璃窗外传来由远及近的警铃声，让冷凝的气氛更加地紧绷，警察快到了。

“二哥，警察快到了。怎么办？”

身后传来一个男人沙哑紧张的声音。初雨的头皮一痛，抓着她的男人扯着她的长发将她揪了起来，阴沉的声音在身后再度响起：“老三安排的路呢？他妈的现在还没好？！”

“二哥，好了！”

从卖场的里面气喘吁吁地跑出来一个男人：“三哥和兄弟们在那边，赶紧走！”

被称作二哥的男人用阴鸷的眼光扫了一圈卖场：“抓住的人质，全部给我打残拖延警方的时间。”说着将初雨狠狠地带进自己的怀里，“带着这一个走！”

初雨的肩膀一阵剧痛，二哥用枪托狠击了她一下，将她推到前面。立刻便有两个男人从旁上来架住了初雨，拖着她身不由己地迅速往卖场里撤退。

没有想到自己竟然会沦为人质。

初雨完全身不由己地被人挟持着在卖场的货架之间快速地通行着。到泰国求学加工作十余年，虽然偶尔在电视上看过类似的新闻，但初雨怎么也没有想到今天会活生生地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初雨双臂被人用力拽着，火辣辣地疼，肌肉撕扯的力道十分巨大。随后发生的一切混乱而迅速。进了卖场，初雨又被拉着进了另外一个安全通道，七拐八弯地下了楼，出口居然在一条两米多宽的巷子里。那里早就已经停了一辆吉普车。初雨被人推着上了车，几乎是上车的瞬间车子就如同离弦的箭一般向前疾驰而出。

几乎是他们的车蹿出的同时，数辆警车从大道上拐了过来，与吉普车撞个正着。吉普车的司机驾驶技术极高，沉稳地猛打方向盘躲开了与警车的侧面撞击，脚下猛踩油门。吉普车发出可怕的轰鸣声，撞飞了路旁的一排人行护栏，从前面车流的缝隙中钻了过去。

人行护栏在路人的惊呼声中在空中打着旋儿向着迎面而来一辆车飞去，正在疾驰的车前面的挡风玻璃立刻被铁质的护栏击碎，这一下撞击又狠又重，连带着司机当场毙命。失去了控制的汽车歪歪斜斜地狂奔着，冲向正前方的警车。

初雨回头，眼看着那辆车冲入了警车的车队之中。猛烈的一声撞击后紧跟着是剧烈的爆炸。大地仿佛都被这一下爆炸声震得颤抖。前方爆炸产生的气流又掀翻了路旁停着的一辆小轿车，一时之间，火光，浓烟，巨响，鲜血残肢充斥了方才还平静的大道。

车上的男人们面对身后的连环爆炸大声狂呼，彼此兴高采烈地击打着手掌。爆炸堵塞了交通，后面的警车没有追上来，很快就被吉普车甩了个无影无踪。

车行不过十来分钟就到了湄公河边。车门打开，初雨如同一个布袋一般被人猛地推下了车。押着她的男人抬头看了看前面的二哥：“二哥，这个女人怎么办？”

二哥回头。这个男人身材高大皮肤黝黑脸色冷峻，漆黑的眼睛里没有一丝温度。他冷然地打量了初雨两眼：“……押回去。寨子里很久没有新鲜货色了。干成了这一大笔，给兄弟们犒劳犒劳。”

一伙男人发出了淫秽的笑声。初雨的心一沉。然而不容她反抗，已经被人拉扯着站了起来推搡着上了停在河边的快艇。

初雨被捆住丢进舱房里，二哥跟了进来。他并没有看她，抬手脱掉了

自己身上的衣服。这个男人的身体结实得可怕。一举一动中肌肉纠结，预示着可怕的力量。他脱掉衣服偏偏头活动了一下脖子，转身向初雨走来。

初雨紧紧地咬着唇看着面前越走越近的男人，本能地感觉到了危险。二哥蹲到了她的面前，粗鲁地捏了一把初雨的胸前，看着她因为羞愤和吃痛而涨红的脸颊，靠了过来：“宝贝儿，可惜时间不对，等回到寨子里，我再好好疼你。”

初雨惊恐地看着二哥，她的视线和反应仿佛让他十分满意。二哥站起身来一脚踢开舱房的门走了出去。外面传来男人们夹杂着粗话的笑骂声，马达的轰鸣让初雨听不清楚他们交谈的内容。深深的恐惧笼罩住了她。

她可以想象，自己落到了这帮人的手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下场。十年前来泰国的时候她就听说过，这边的金三角曾经毒贩肆虐，扰得民不聊生。不过在政府的大力整顿下昔日的金三角现在已经成了世界闻名的旅游区。她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却会在今天遇到这么一帮人。

他们显然不是普通的匪徒。他们武力强大行动迅速安排严密，用最快的速度最短的路线离开了卖场。初雨的心紧紧地揪着，工作之后曾经听传说在清莱附近的深山里隐匿着一批毒贩，传闻那里是泰国最大的毒枭金爷的根据地。只不过附近的山形复杂，金爷武力强大而且将他的毒品王国隐藏极深让人没有蛛丝马迹可寻，所以也不过是大家茶余饭后的一个谈资而已。

快艇在河面上扬起了翻涌的白色浪花，很快就离开了清莱市，向北而去。

河风扑面，河道曲幽。快艇离开了主航，道顺着一条不过两米来宽、植被几乎掩盖住天空的支流逆流而上。快艇的马达在幽静的河流里突突地响着。初雨顺着船舱的窗口看出去，满眼都是绿色，一层叠一层，仿佛没有尽头。

快艇在支流里不知道又拐了多久终于靠了岸。初雨被人挟持着下了船。余下的男人们跳上岸，此刻快艇已经关闭了马达。全靠这帮男人齐心协力地用纤绳拉着船向着一个隐蔽的渡口而去。那是一株横生于水面的

巨大树木。横卧的树冠成了天然的屏障，其下此刻正安静地浮着数艘快艇。

这些男人做着这些事情的时候，二哥叼着烟，神情轻松地在岸上看着。很快后面又传来了突突的马达声，一辆小一些的快艇靠了过来。二哥用力吸了口烟，又狠狠地吐了出去：“回来了。”

后面的快艇靠了岸。从船舱里出来一个男人。他在船舷上简单地一撑，伸手矫捷地跳了下来，轻松地落在岸边的草地上：“纳卡。”

二哥扯开一个没有笑容的微笑，再度吸了口烟：“辛苦你了，子墨。”

初雨惊讶地看着面前的男人，虽然只有一面之缘，他对她的印象却非常深刻——正是那个在大卖场里救了自己一命，转即便消失的男人。

面对面地打量下看得更加清楚。他的出现具有强烈的存在感，让人无法忽视或者将视线从他身上挪开。危险、冷硬交杂融合在他的身上。他的五官有欧亚混血儿的几分轮廓，眼睛深邃，表情冷峻。他的视线落到初雨那里，淡淡地扫了一眼，仿佛对她一点印象都没有一般，神情中没有一丝惊讶和震动。很快就将视线再度收回到纳卡的身上：“金爷已经收到了这次的消息。在寨子里等着我们回去交代。”

“多亏你，子墨。”

纳卡开了口。虽然是道谢却听不出多少谢意，再微笑那笑意也透着一丝冰冷。纳卡说完了话转身就走。周围的一群男人泊好了快艇依然一动不动地站着，像是在等子墨的意思。这个男人的视线追寻着纳卡的背影，仿佛若有所思地停滞了一秒，方才迈步跟了上去。

前面纳卡走了没两步突然回头，对着后面的人喊了一声：“把这个妞直接送回寨子我的房间。今晚我要好好地玩玩儿。”

后面哄然一阵应承。有人走过来粗鲁地拉起了初雨再度推搡着她往前走。

前方叫做子墨的男人此刻却停下了脚步，转身向着初雨看来。初雨顿然紧张。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卖场里他曾经救过她的命，所以她奢望他能够再救她一次。她竟然下意识地相信着面前的这个男人。初雨紧紧地盯着他的眼睛用眼神无声地哀求着，就像想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然而这个男人没有回应她求救的目光，不过是上下打量了她两眼，如同她不存在一般，冷然地转过身子，自顾自地上了山。

初雨紧紧地掐着自己的手心。可笑她竟然寄望在这样的情况下被一个这样的男人所救。她几乎已经预见到了自己接下来所要经历的。恐惧让她不能动弹。旁边押着她的男人靠上前来，凑在她的耳朵边淫秽地开了口：“放心宝贝儿，二哥每次疼完之后都会赏给我们这帮兄弟。我们今天晚上一定会让你满意的！”

离了岸边一路往上，顺着山路而行。所谓的山路是不成形的道路，都是在参天的密林里长期靠行走踩而形成的一条土路。唯有通过倒伏折断的树枝和被踩成泥的青草才能看出这里时常有人行走。

这帮男人都穿着军用靴，走这样的山路如履平地。初雨庆幸自己今天出门穿的是球鞋，虽然有些踉跄好歹也跟得上他们的脚步。在这样的密林里行走完全没有路标，只能靠领头的人带着判断方向和位置。一路往上走了约摸三四个小时，虽然太阳还没有下山，森林里因为枝叶繁茂，光线已经明显地暗了下来，看上去约摸晚上七八点钟的光景。纳卡在前面挥了挥手示意整个队伍原地休息。所有的人便停下了脚步。男人们骂咧咧地坐了下来。

也许是到了这里知道初雨已经插翅难飞。一直负责看着她的男人放松了警惕。赶路的疲惫还有饥饿感笼罩着这些男人们。纳卡吩咐手下开始分发晚上的食物。吃的很简单，是面饼。初雨此刻已经累得什么也顾不上，靠在一棵大树下坐着喘气。她只觉得自己的肺扯着痛，同时饥肠辘辘。

“陆，吃的。”

有男人将食物送到了陆子墨的面前。他在队伍中行走的并不快，不

知不觉间便落了下来，走在初雨的前面。此刻休息他便和她面对面地坐着，同样背靠一棵参天大树。

陆子墨接过了食物和水，抬头看了看面前狼狈的初雨，出人意料地站了起来走到她的面前蹲下，从后腰掏出一把匕首，抬手割断了初雨手腕上的绳子，将自己手里的食物塞给了她。

初雨飞快地看了陆子墨一眼，没有拒绝他所给予的食物。只有保存体力才能够想别的办法。初雨低头抓着饼狼吞虎咽着，丝毫不在意别人的目光。

陆子墨扫了狂吃的初雨一眼，懒得再回到对面的树下，就地转身坐到了初雨身边。一旁有人再度递过来食物。陆子墨接过，心不在焉地咬了一口，就着手里的水壶喝着。

陆子墨仰头灌了几口水，低头瞧见初雨正看着他。他笑了笑，顺手将手里的水壶递过去，初雨同样没有拒绝，接过水壶仰头灌了几大口。清凉的水滑过胸口，感觉好多了。不知道是不是食物的原因，她整个人有了点力气，不过身上的酸痛更甚，而且疲惫感加倍袭来。

他不像是个坏人。初雨再度抬眼打量了陆子墨几眼，脑海里又闪过了先前超市里他保护她的瞬间。不明白这样的他怎么会是这群人中的一员。

陆子墨没有注意到初雨的打量，警戒而默然无声地打量着周围的环境。这个山林他们走了无数次。可是每次都有不同的情况。密林每一天都在变化，谁也不知道那些层层叠叠的阴影里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危险。

队伍很安静。每个人都在默默地低头吃着东西喝着水。这不过一转眼的工夫，密林外的太阳已经落了山。林子里此刻几乎已经看不清楚，所有的人都很有默契地在黑暗中行动着。此刻他们入山不久。如果黑夜中贸然用火，很容易被追捕的人发现。干了这么大一票，该惊动的都惊动了，还不知道后面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没有人交谈。用完晚餐的人便交叉着双臂假寐。队伍前后都有人在值岗。看来他们常常遇上这样的情况。初雨抬头看了看旁边的陆子墨，他也交叉着双手，靠着大树假寐。

初雨环抱住自己，慢慢地将身体靠在大树上，感觉到坚实的树干支持着自己的身体，心里有了点踏实的感觉。在这样的情况下她想要逃走是绝对不可能的，而她显然也没有天真愚蠢到因为没有人看管就自己跑进危险的原始森林里。这样做的后果有可能是迷路，有可能是喂了野兽，总之最终都逃不过一个死字。

蝼蚁尚且偷生。好死不如赖活。只要活着就有希望。初雨咬咬牙。如果都是糟糕的情况，那就选危险小一点的那个。

怀抱着这样的想法，迷迷糊糊的，初雨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再睁眼又已经是早上。在森林里露宿一宿，身上的衣物都被露水给浸透了。初雨醒来的时候旁边已经没有了陆子墨，一个高大的男人正用脚踢着她：“起来。继续赶路！”

所幸他们没有再用绳子将她的双手捆起来，所以在行走山路时她可以扶一把，容易了很多。初雨抬头不自觉地寻找着陆子墨的身影。这是一种奇怪的心理依赖。初雨对自己的这种心态感到疑惑。这样的情况下这样的一个人，居然给了她一份奇特的安全感。

队伍的前面，即使隔着一排男人，陆子墨的身影依然十分抢眼。她几乎可以肯定这个男人就是在卖场里救她的人。初雨依然纠缠于自己先前的思维之中。矛盾的男人，既然他能在那么危险的情况下以身相救素昧平生的她，他心地应该善良。可是如果他心地并不坏，又为什么会和这些男人在一起，并且对她目前的境地视而不见？！

一行人从天蒙蒙亮的时候开始赶路，这一赶就是两天。等到第二天下午天色又暗时，走在前面的纳卡突然停下了脚步，对着后面的人打了个手势，整个队伍顿时紧张起来。久已被放松看管的初雨被人捂着嘴强迫蹲到了地上。

前面的树林里打出了一道灯光，有规律地一闪一闪。很快己方就有了回应。这一番交谈后队伍才松了口气，放松了戒备。

原来是到了暗哨的检查口，他们竟然用灯光设置暗号。

初雨心惊。看起来这个团伙组织的严密性远远超出她的想象。

通过了隐藏在密林里的暗哨，再往前走时面前出现了一个奇异的场

景。森林里豁然开朗，出现了一条公路。然而公路的正上方，足有数十米高的参天巨树伸展着树冠，密密实地遮挡住了整个天空。就在这绿色的，巨大树冠的天空下，矗立着一扇巨大而奇特的木门，横跨在公路上方。这扇奇特的木门上辅以兽纹，雕工粗犷原始色彩美丽，透着一种凝重而神秘的气息。一行人到了这里全部恭恭敬敬地摘下帽子朝着大门行了个礼，方才登上停在大门下的吉普车，继续往里走。

初雨在泰国生活了很长时间，曾经听闻过北面的山里有阿卡族人聚居。阿卡族非常信奉门神，这扇门是为了辟邪而建的，所以没有人可以得罪这扇门。这么看起来她应该是被带到了阿卡族人的部落。

不容她想太多。顺着公路继续往里，前面远远地出现了一个依山势而建成的庞大建筑群。这简直就像是走入了另外一个世界。看不见真正的天空，抬头只有密密实实的树冠，然而就在这树冠之下，开辟出了广阔的土地。远方建筑物红色的尖顶掩映在密林之中，依稀可见宽阔的石板路和纯白色的墙面以及沉重的木雕门和窗户。这个时间外面的阳光有否对于这个密林中的城市而言毫无价值。建筑群外围的火把火光熊熊，燎天的火焰在青暮色的天空下妖异地燃烧着，腾起的青烟缭绕上升，消散在大树的枝叶间，痕迹无存。

这样的城市，就算从天空中飞过俯瞰也不能发现分毫。难怪他们会隐匿得如此之深不露痕迹。

初雨惊叹地看着面前的景色。恐怕关于深山里大毒巢的传闻，是真的。

可是传闻就是传闻，并不能描绘真实的十分之一。车队很快到了建筑群跟前，公路沿路上设置有明哨和机关枪。站岗的人上来查看了一下情况，对着纳卡和陆子墨分别敬礼，然后才让他们的车缓缓开进了这个堪称小型城市的部落里。

要在这样的地方建成一座这样的城市需要耗费多大的人力物力？初雨想都不敢想。用金钱堆砌的城市缓缓在她面前展开。这个地方不仅建筑精美坐落有致，而且整个城市的布局十分合理。他们顺着一条斜往上的大道开上去，两旁是层叠后退的商业街，此时里面还在做着生意，饭



店、小卖部、赌场什么都有，出乎意料地人气极旺。再往上是一个巨大的广场。广场中心是干涸的喷泉。以广场为中心，城市有四条主要道路，分别通向不同的四个方向。

他们的车顺着往北的路一直前行，最后到了这个城市里最庞大也是地势最高的一栋屋子的铁门前停下。这里依然设有明哨和武器。纳卡下车，走到铁门旁的可视对讲机前说了两句话，铁门才在面前慢慢地打开。

纳卡回到车上。吉普车进了院子绕了个弯在花园的雕塑前停下，一行人下了车。初雨被人粗鲁地推搡着也下了车。纳卡转身看了她一眼，没有什么温度地笑笑，对着抓着她的大汉偏了偏头，大汉会意，掐住初雨的胳膊用力将她推向与他们不同的方向。

初雨的心里升起巨大的恐惧。她知道他是要将她带到那个二哥的房间里。先前纳卡所说的话还有那些大汉们看着她时淫秽而不怀好意的目光让她不寒而栗。初雨拼命挣扎，奈何对方的力量有压倒性的优势。大汉不耐，索性一把抓起初雨，小鸡仔般地扛到了自己的肩上，举步便要离开。

“等一下。”

后面传来陆子墨的声音。扛着初雨的大汉脚步顿时一停，转身放下了初雨恭敬地躬身。纳卡的身体也在大门的入口处停住了，转身阴鸷地看着突然开口的子墨。

“二哥你也不缺女人。这丫头难得对我的眼缘。二哥不如做个好人，将这个女人送给小弟如何？”

陆子墨下了吉普车，淡淡地与纳卡对视。有一个瞬间两人都没有说话。初雨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惊恐地看着纳卡的眼神在她身上扫了一圈，然后落到了子墨的身上，他的唇角扯开一丝笑意：“原来三弟也好这口，我还以为三弟真的对女人丝毫不感兴趣。三弟想要就送到三弟房间里好了。我们兄弟犯不上为一个女人伤了和气。”

“谢过二哥！”

子墨微笑，看了眼抓着初雨的大汉。大汉点点头，转身朝着另一个方向大步流星而去。